

从客体优先性到主体性生成:取消主客体对立

——作为经验主义者的阿多诺与德勒兹

吴 静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23)

摘 要:与洛克和休谟这样经典的经验主义者不同,德勒兹和阿多诺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但他们都拒绝以任何超验的形而上学概念来架构知识和理论本身,以生成性分析的方式推进对批判对象的边界和条件的探讨,从而实现内在批判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他们的知识获得方式归结于经验主义传统并无不妥。这样一种理论立场突出地显示在他们关于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的解构上。从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到德勒兹的主体性生成,鲜明地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当代理论倾向。这对于理解当代哲学的众多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体;客体;主体性;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00-2987(2022)04-0069-08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2.04.017

坦率地说,写下这样的标题,是冒着理论争论的风险的。因为与洛克和休谟这样经典的经验主义者不同,德勒兹和阿多诺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尤其是阿多诺。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他们都拒绝以任何超验的形而上学概念来架构知识和理论本身,以生成性分析的方式推进对批判对象的边界和条件的探讨,从而实现内在批判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他们的知识获得方式归结于经验主义传统并无不妥。这样一种理论立场突出地显示在他们关于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的解构上。从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到德勒兹的主体性生成,鲜明地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当代理论倾向。这对于理解当代哲学的众多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验的社会性基础

“先验的经验主义”采自于德勒兹本人的术语^①。它用一对似乎矛盾的概念突出显示了自己哲学的两

个理论目的:用经验主义反对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用先验的方法反对传统的经验主义。他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对这个看似有些矛盾的术语的两部分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与主张知识独立于感觉的唯理论哲学相反,经验主义理论强调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德勒兹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预设,认为传统本体论哲学中诸多被默认的概念和架构实际上正是值得追问的理论“盈余”,关于它的知识形成过程必须返回到经验的层面予以解读。另一方面,德勒兹又和经典的经验主义者有所区别。他认为,纯粹的经验(empirical)世界表层固然构成了知识,但感性经验(experience)依旧是构成性的。需要对经验的先验条件进行追问,即研究“先验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并被感知。因此,“先验的经验主义”并不是经典经验主义的延续或分支,而是从经验概念出发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因此,“先验”并非康德意义上的使思维和理解活动成为可能的先在的思维形式。德勒兹只是保留

收稿日期:2022-01-11

作者简介:吴静,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人文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德勒兹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下的西方平台资本主义”(项目编号 20BZX011)。

^①德勒兹在不同的文本和场合都曾讨论过自己的方法论。“先验的经验主义”这个术语出现得最多的文本是《差异与重复》和《纯粹的内在性:关于生活的论文集》。

了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关于存在的非经验性条件的内涵,它意指在逻辑上先于经验的条件,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前个体的先验场域”^{[11]02}。这个场域就是经验生成的场域,使经验世界成为可能。它是社会身体本身。于是,经典经验主义所关注的知识起源的问题在德勒兹的先验经验主义中转化成了经验的社会性构成问题,这一基本方法论直接贯穿到了他的事件哲学。

德勒兹的先验性场域到底是什么?它既不是经验的直接性,也不是抽象的观念,更非神秘主义的超验预设,而是一个万物在其中流变的场域,是具有不同方向、强度和速度的力在其中发生作用并产生相互关系的场所。这些力如同平面中的线条一样,只构型,却并不形成等级。它们的相互截断、连接与重合形成流变的无穷,被这些流变所肯定的多样性正是一种潜存的力量。潜存(the virtual)是未被实现的真实,是对未来真实性的一种储藏和蓄力^[17]。然而,这种多样性以自在差异的方式被肯定为单义的存在。而自在差异则以尼采的“永恒回归”的方式展现为纷繁复杂的具体差异,它实际上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这是德勒兹在存在问题上向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回溯。通过这种方法,德勒兹把存在的单义性原则和多样性的表象整合进了潜存和现实的概念中。

与德勒兹的果断的自述相比,阿多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联系显得更难察觉。他在自己的文本中对于现代认识论(包括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进行了一般性的批判。其认识论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本人所称的“客体的优势”^{[31]83},即客体的先在性。阿多诺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对基于两个原因:(1)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是被预设的;(2)先验主体的先在性是不合法的。阿多诺反对传统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体的先在性同样是可疑的。因为主体本身是一个由社会性建构起来的概念,而社会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现实整体,它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尽管阿多诺提出了客体的先在性,他却否认存在着独立的自发性客体,因为客体只能在与被建构起来的主体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它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写给本雅明的一封信中,阿多诺提出,为了追求理解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搜寻一种可能性的经验,它逐步地兜售自己,却不声称是自明的、普遍的法则”^{[49]48}。由此他强调被建构的主体和客

体的历史性。不过,对经验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既定”客体的意义问题的探究必然导致对与之相关联的主体的追问。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历史哲学——更准确地说,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得到。“既定”客体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个被非历史地同化的超验主体,它不断地被历史所改变,因此必须也只能被历史地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是肯定二元化主客体关系的,但他的方法却是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性改写。

根据阿多诺的观点,对于被幻象所控制的“被管理的社会”,必须要用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来对此结构证实或者证伪。所以,经验主义所肯定的既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客体也不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而是由启蒙理性所创造出来的幻象。实际上,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所证实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强制特征的合理性,也就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和工具理性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阿多诺在与波普的论战中强化了这一理论立场。在德国学界从 1961 年持续到 1969 年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阿多诺指出,由波普和阿尔伯特所提出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其实并不能实现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所谓的“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表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理性主义本身绝对不可能是批判性的——它不提供任何反思的基础。阿多诺认为,波普错误地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原因在于他轻视了主体的重要功能。而一旦忽略了所谓客体其实是经过主体的定义和中介的事实前提,社会生活就必然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普的理论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只是对事实进行的辩护。在论文《社会学与经验主义》研究的一开始,阿多诺就提出了社会研究必须从社会生活本身开始的新观点。关于社会的真正知识是由社会结构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而现代社会结构的关键性条件就是市场中的交换关系。这也正是阿多诺观察社会的一个基础。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将哲学肯定为一种异质性的经验。经验这个概念指的是本雅明文本中的 *Erfahrung* 一词,它是个体在自己的异质性生活中所经历和体验的真实的经验。这是一种经过认知判断中介的经验。与它相对的是 *Erlebnis*,它意味着不经过认知的直接的经验。从这两个词语的区别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辨明阿多诺的经验主义主张。他所青

睐的经验 *Erfahrung* 是反对概念化的起点。这又一次强调了历史的维度。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阿多诺的方法论可以被概括为历史经验主义。

从上面可以清晰地发现德勒兹和阿多诺两者在理论根基上的异同。前者将单义的存在设想为一块先验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潜存作为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是潜在的差别性因素。而阿多诺则致力于通过从非直接性的经验入手,肯定主客体之间、思维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真正的非同一性的矛盾。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两位哲学家各自的理论目的来看,德勒兹致力于发现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性的既定概念(经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即既定构架的条件问题,以此实现对观照对象的批判性解读和重构。这种做法并不旨在为现实加上一个注脚。德勒兹从来没打算把自己的哲学变成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相反,他相信创造才是哲学的使命。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现和推进。阿多诺的意图则在于通过展现对人类认知起统治作用的幻象来批判社会现实。他以主客体之间的虚假的同一性为理论之矢的靶子,揭示了甚至为马克思所认可的工具理性的悲剧性后果,力图恢复非同一性的真相,并进而对主导现代性的启蒙理性进行批判,揭露隐蔽的极权主义基础。

二、被中介的客体优先性

阿多诺显示出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强烈憎恶。尽管并没有文本证据表明他本人肯定了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原则,但他却将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原点规定为差异性的、发展变化的经验事物。不过,这种经验不是直接显现在生活表面的鲜活的经验(*Erlebnis*),而是被主体认知中介过的、他称之为哲学经验(*Erfahrung*)的东西。事实上,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正在于后者对直接经验(*Erlebnis*)的过分信赖。因为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感觉经验不足以体现主客体之间批判性的方面。相反,哲学经验(*Erfahrung*)的形成建立在对世界起到了中介作用意识判断之上。同时,*Erfahrung* 也是关于客体的

判断。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成功地反驳了自体谩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中的具有直接性的经验概念^①,而强调了其中作为中介的意识因素。因此,经验对于阿多诺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意识的辩证运动,它根据真理的条件不断地修正自己。阿多诺的哲学所寻求的目标是揭示真理的客观性。他的经验主义立场恰恰是体现在他自己所宣称的客体优先性上。然而,这个立场与德勒兹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承认了主体的存在,但却反对克尔凯廓尔的主体的直接性。阿多诺认为辩证认知的客观性需要更多的主体性^{[5]10}。所以,客体优先性仅仅是对将直接主体作为经验第一原则做法的抗拒。而辩证法本身正是一种“将理性对其本身的批判意识与客体的批判性经验联结在一起”^{[5]10}的努力。另一方面,客体优先性的原则也是对内在于唯心主义的主客体同一性的反驳,是通过对差异的唯物主义的肯定来反对精神外化的主体原则。

这也意味着客体优先性同时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把认知行为的基础放在了绝对主体上从而忽视了世界的客观性。正是这种对主体基始性的肯定造成了唯心主义所内含的主客体同一的状况。于是,主体将客体还原为自身,忘记了主体本身首先是客体的事实。与之相对的是,实证主义仅仅关注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结果,对现象世界发挥了中介作用的主观性因素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这两种理论倾向都是阿多诺想要挑战的,因为它们所提供的线路,不管是纯主观还是纯客观的,都预设了主体与他/她的经验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而事实上,只有主体先对客体的意识是如何被决定的这一过程进行反思,才能显示出主体真正的经验。阿多诺强调客体的优先性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主客体之间相互中介过程的重视。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主观性在它不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情境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因为内在于中介概念的不对等性,主体进入客体的方式与客体进入主体的方式截然不同。客体只能被主体所思考,但它始终是不同于主体的东西”^{[5]183}。通过这种方式,主客体之间的真实状态被呈现出来:这就是非同一性。

阿多诺的认识论深受卢卡奇主客体辩证法的

^①他在《黑格尔:三项研究》的第二篇《黑格尔哲学的经验主义内容》中表达了这个观点,“然而,黑格尔哲学挑战了直接性的概念,以及它与同在的惯常的经验概念”。

影响^①。但在在他看来,卢卡奇对主客体关系的认定也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就在于他忽视了主体本身也是被中介的。在外在于人类本身的物质环境中从来就不存在自觉的主体;每个主体都是以具有社会性的客观条件为条件并被其所中介的。客体同样是这样。因此,客体的概念必然被主体所中介。而主体也同样首先作为客体被意识到。主体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相互中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客体的辩证法如果缺失了历史性,就只能沦为粗鄙的唯物主义。这个结果,在阿多诺的眼中,正是传统的经验主义所不能克服的情形。他努力寻找一种对经验进行追问的新的形式。因为,传统理论对纯粹的经验进行概念化的过程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就在于“认识论的关键是感觉。而它需要认识论把它重新解释成一种关于意识的事实”^{[3]172}。这种意识与感觉作为认知基础的特征是相矛盾的。

阿多诺深信,经验不能被直接概念化为意识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主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不过,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否认在主体获取知识过程中的同一化作用。对于阿多诺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形并不是主体掌握了客体的真相。而是主体以自己已存在的概念体系将客体同一化。或者说,主体“发明”了一个概念体系并以此作为对客体进行同化作用的手段。这个概念体系也就是现象学认为应当被悬置的“成见”。而在实际情形中,这种悬置无论从本质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主体思考的基础,它的作用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在黑格尔那里,情况还要更复杂一点,但在获知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仍然是同一化作用。Sherratt 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个克服异化的过程:“在黑格尔(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主体面对着主客体之间历史性地存在着的‘分离’。这种分离当然就是异化。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克服异化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要克服异化,主体必须‘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就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同一化’的行为中。”^{[6]115}事实上,这样的同一化行为错误

地根据主体所假定的框架来思考客体,所以它将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真相——非同一性——当作它假定要克服的一种分离。通过这种方式,非同一性被同一性所排除,而这正是阿多诺要颠覆的东西。

阿多诺认为哲学应当主要关注“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3]18}。在这里,非概念性指的是具体的、异质性客体,也就是个别的、特殊的在场。这正是对异质因素、对没有被概念化的经验的强调。这一哲学主张通过反对概念的异化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一种经验主义立场。但是,阿多诺并不打算用感性经验来反对理性经验;相反,他希望重新肯定事物中存在的具体的特别性,这也就是经验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忽略了这一点的概念化则将直接经验和具体事物都变成了概念的游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同一性的游戏。这也正是阿多诺对海德格尔进行批判的立场所在:不能揭示非同一性真相的哲学所揭示的只能是同一性的镜像。

客体超出一切的表象,超出主体的把握,也超出主体知识的总和,这正是非同一性的根源。阿多诺认为正是由于非同一性的存在,真正的主客体关系才是人类历史所无法完全把握的。而批判理论则是对社会现实中认知行为进行批判的持续努力。从总体来说,批判理论所揭示的除了经验的条件之外,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能在我们的经验中进行认识。

作为“否定的辩证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非同一性所刻划出的正是认知行为的历史局限性。“非”这样一个前缀直接与阿多诺的辩证法的否定特质相关。然而,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拒绝的否定。与这种否定的辩证法相反,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对思维过程中的同一化作用的青睐而被认为是“肯定的辩证法”。而所谓“肯定辩证法”对主客体关系以及思维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误读显然承认了对逻辑先在的认知结构的先验假设。然而,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是一种真实的经验。它是“不被支配的差别状态”^{[7]246}。而阿多诺的“否定”的方法所着重的是经验的中介性。对于

①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在阿多诺对“被管理的世界”的批判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而深入的物化现象。物化不仅仅是商品结构的内在本质,更是很多现代问题的根源。阿多诺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如何克服物化的问题上他与卢卡奇发生了分歧。对于卢卡奇而言,异化终将被无产阶级所克服,而阿多诺则认为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力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在后面的论证中我将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康德而言,经验的观念始终承载着一种与客体之间的直接的联系。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经验:内在经验即主体的经验,外在经验即客体的经验。康德希望通过主观性来解释所有的经验,他把外在经验解释为内在经验的条件。但阿多诺却反对这种把客体经验最终归结为主体经验的做法,因为这仍然是同一性作用的形式之一。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正是主体的基始性。因此,阿多诺通过标举客体的优先性来彰显和实现非同一性,这也是对主体经验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认可。

不过,阿多诺提出的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客体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客体比主体更重要,或者说主体从属于客体。相反,客体的优先性所强调的是主体范畴的形成。在阿多诺看来,当我们言说主体的时候,所指涉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主体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处于这个世界中的认知的客体。从语法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说“我看见一棵树”的时候,“我”(I)在这里是主语(主体)。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宾格形式:Me。它所标注的是作为宾语(客体)的我。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把“我”理解成主体的(I)之前,“我”是作为客体(Me)被意识到的。但是,这其中的第一个过程是无意识地发生的。在普通的认知过程中它通常被忽略了。在现实中,主体和客体在这个程度上相互交织在一起。主体性不是一个主体;它既可以是一个客体也可以是主体,是广义的世界的一部分。

O'Connor认为“中介”这个术语对于阿多诺来说是为了“抓住主客体关系中相互的、非同一性维度上的意义生产的特质”^[184]。在这个关系中,主体和客体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只通过“中介”沟通的元素;它们相互渗透。中介是它们彼此相互参与建构成的。阿多诺希望通过客体的优先性表明:首先,在客体的属性独立于个体主体的意义上,客体是独立于主体的,尽管它必须通过被主体中介而形成关于它的意识和知识。这也就是关于客体的经验。这种独立性也就是非同一性,因为客体已经获得了它独立的特质。它不需要再被限制在预先假设的同一性结构中。这个命题颠覆了传统认识论以及主客体关系模式。在第二个层次上,客体的优先性强调了它在经验形成过程中的优先地位。正如O'Connor所表

明的那样,阿多诺赞同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个观点,即经验是一种理解的问题。“这意味着经验是对特定的客体进行概念化的行为。”^[185]换句话说,特定的客体是先于经验、甚至先于主体的存在。它不是“绝对精神”或其他什么东西的自我反思。经验就是关于客体的经验。

Nesbitt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阿多诺称为经验主义者,因为他“在归纳性地以启蒙理性的方式进行概念建构的进程中不断地继续前行”^[198]。事实上,阿多诺对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地位的强调是对认识论领域中的客观性的强调。这是他自己论证否定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命题所做的理论准备。并且,这种客观性是在历史中实现的,它不是某种固定的事实,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客体相互中介的过程。

三、朝向唯物论的主体性生成

德勒兹的先验的经验主义和阿多诺的历史经验主义与对主客体关系的传统理解相比,无疑都是革命性的。尽管他们彼此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关注:即主体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他们都反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以“思”确证存在方式的超验主体,认为主体的形成是条件性的。主体是在他与社会的关系中不断地被建构且一直处在建构当中:主体生成的过程与他获取知识的过程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然而,德勒兹和阿多诺的革命立场却不完全相同。德勒兹提出了一个与日常经验不同的先验性平面。在他看来,是主体还是客体并不重要,问题是主体性是如何从先验性平面上生发出来的。换言之,对于德勒兹而言,主体并不始终是主体,它可以在是一个特殊主体的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客体。主体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纯粹个体性的认知过程,而是被社会条件所制约的事件。条件既是主体的可能,也是它的边界。与注重平面建构的德勒兹相比,阿多诺则始终致力于历史哲学的研究。他继承了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的反思,他所提出的被建构的主体是一个不断地被历史所改变的思维意识,这实际上是对存在主义的质疑。

德勒兹和阿多诺的经验主义倾向同时体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取向,并且,这种唯物主义不是简

单地对“物”的肯定,它们共同关注的是关系。尽管德勒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被冠以了“先验的”前缀,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实在论角度。在本体论层面上,他所建构的内在性平面作为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场所,被定义为一种前哲学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对作为“事件”出现的经验的先验还原。这种还原不是向某种更原初的超验存在的回溯,而是被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充满的、纯粹内在性的场域。“内在性”所标识出现象学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恰恰反映了一种非自然主义唯物论的取向,是对经验的反思生成,也是对前反思的超验价值的拒斥。内在性平面直面事件的生成,既回避一切主体和客体的超越性,也不向主体和客体回溯。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宾诺莎哲学对德勒兹的影响。斯宾诺莎将实体和样式都置于内在性之中。内在性平面不界定存在,不产生意义,只通过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展示“非特指的生命”事件,因此它的界定不能归结为意识,也不能由行动者(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或其对象(传统哲学中的客体)来定义。

保罗·利科将晚期胡塞尔的关注转向概括为“发生现象学”,认为它通过向客体原初和客体意识构成之处的还原,揭露了意识作为存在之基始的不可能性,无可置疑地显示出朝向唯物论的经验主义立场,而并非其早期观念论。德勒兹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更远,他同时证伪了主体基始性的不可能性,揭示出了意识的界外,即在内在性平面上的生成过程。主体性作为一种被不同的力量之流建构起来的事件,其性质和外延都不可能依据任何先在的意识而被确定。它是条件性的,亦是社会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遭受的非议似乎更多一些。在中国学界引介阿多诺思想的初期,曾将他的学说冠以“唯心主义”的罪名加以批判。但从阿多诺把哲学的旨趣定义为特殊的审美经验以及他的客体优先性的立场来看,他无疑是具有深重的唯物主义倾向的。他在自己的文本中不只一次地对唯心主义提出了批判。尽管他并不喜欢像传统的唯物主义者或

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谈论物质基础。事实上,早在施密特那里就已经为阿多诺的唯物主义立场进行了辩护。针对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存在分歧乃至对立的批评,施密特着力证明了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设想的连续性;通过对“唯物主义”的思想史探索,他提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创立的批判理论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当代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变体”。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阿多诺重提唯物主义之最重大的命意在于:在打破同一性的思想专制之后,为重建主客体之间的星丛(Constellation)关系确立一个支点^[9]。还有人从阿多诺反对实践的态度上质疑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在我看来,这是对阿多诺的实践观的一种误解。因为阿多诺从来都不是在唯心论的立场上弃绝实践,而是将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行了改写。

尽管方式不同,对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主体中心模式,德勒兹和阿多诺的批判并不比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者拉康更弱^①。然而,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德勒兹从根本上拒绝了理性主体自发的认知模式,他把主体性原则改造成了一个前个体性场域上的生成过程,即内在性平面上的事件。而阿多诺则坚持经验主体的能动性,声称具有欺骗性的主体是由主客体之间虚假的同一性所虚构出来的。但他们都在对传统的主客体模式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努力寻找通向自由的途径。德勒兹把内在性平面看作蕴含了创新的虚拟势能的机制。在他这里,主体和客体的范畴都从属于这个特定的结构:先验性场域。主客体二元化的关系被一种新的生产系统所取代。阿多诺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颠覆错误的认知过程来纠正关于主体的错误的形象。针对这一点,他提出了用客体的优先性来反对主体的基始性。这显示出了一种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家族相似的关系。在阿多诺眼中,主体首先是一个客体。而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认定的背后是一种无意识的唯心主义,它意味着客体在独立于主体性的维度上具有自己的意义。他以这种相

①拉康的“自我”(moi)是一种分裂的观点而不是一种稳定化的观点,这在他早期广为人知的论文之标题中有迹象显露出来。镜像阶段并不简单是个体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上,人类主体的斗争上演不衰,拉康所热衷采用的双关语和隐喻的嘲讽看起来似乎首先是一种散文风格的临时效果,虽然它总是有趣的和自明的。但是这种双关语的背后却有着很大的企图:即在人的生活境遇中寻找那个个体人性处于完全危机的早期时刻,并为精神分析的道德戏剧寻找一个新的开端。拉康对这种“特殊”时刻的思考为自我提供了它的创造神话和它的颓落的原因。引自《拉康》,Malcolm Bowie 著,牛宏宝、陈喜贵译,昆仑出版社 1991 年版,p.24。

互交织渗透的主客体关系来反对经典的一维式的二元分立。而因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紧密相连,对于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社会来说,人类主体的“知”和“思”的行为也不可能与社会相分离。

尽管德勒兹以“先验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经验主义,他同时也肯定了休谟对外在性关系的研究为经验主义赋予了一种新的创造能力,使其成为一种注重关系和条件的理论与实践。在传统哲学中,主体的思维和意识通常被预设为某种超验性的自在存在,诸如“有意识的主体”“意义”“本质”。而休谟虽然承认主体对信仰的发明作用,但却坚持要在经验的要素中去探寻主体的自我构造。这种对经验要素本身进行综合的方式实质上是对意识结构的批判,同时也是在实践层面对要素多样性的一种肯定。但德勒兹认为,休谟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能够揭示对事实的判断是如何由行动者的利益和目的——即前个体的经验——与其他要素共同综合形成。他本人希望能够弥补这个不足。于是,借助了休谟提供的方法,德勒兹将原本关于经验要素的问题进一步推至先验领域:经验要素是如何被构造成型的?经验要素的构造范式提供怎样的主体意识?因此,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创造的哲学,它通过把关系当作外在性勾勒出作为独异体(singularity)的事件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性不是恒常不变的存在,而是每一次差异的生成,是生命体验的独异性。并且,在这种主体性的生成中,作为内在性平面上的一个效果,不曾在认知的过程中预设任何先在的意义或结构,而是通过“情动(affect)”效应贯穿整个场域。因此,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体对立被克服了:尽管德勒兹并没有取消主体和客体的概念,但它们不再是获知过程中对立的两项,而是众多的建构中的两个事件,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作用。先验的内在性平面,作为一种先验综合判断逻辑的生产领域,变成了诸要素、诸力量、诸关系与诸情境的装配(assemlage)。它是一个不停顿生产的系统。

德勒兹的先验的经验主义开辟了一条非二元化的道路,而阿多诺的历史经验主义保留了主客体二元论。尽管后者也反对超验主体的存在,但他却保留了有意识的主体对外在于他的客体进行认知的模式。阿多诺从历史角度讨论了主客体关系中存在的

的虚假的同一性,抨击了同一性对人类思维的强制和禁锢。不过,在批判主体基始性的同时,他却试图保留主体性的原则。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运用主体的力量去冲破建构性主体性的欺骗”^[3]。也就是说,在理解“我是谁”的时候,主体性的力量首先必须将“我”带回经验世界(社会和历史)之中,而这个世界与“我”之间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无论“我”是在多么无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主体,都存在着一个客体;也就是说,在社会中,“我”首先是被作为一个客体生产出来的,并在社会中不断地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我是谁”的问题其实从属于“历史经验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因此,主观性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利奥塔在自己对总体化理性及其主体的批判中特别批评了阿多诺对于主体的坚守。在利奥塔看来,主体、表述、含义、符号和真实都是一条锁链上的单个组成部分,而这根作为整体的链条必须被拆散:主体只是由表述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产品连同机器一起正在消失。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它们都与“含义”和“真实”无关,它们只与“能量转化”有关,而这种能量的转化不可能再到“记忆、主体、同一性”去寻找源头^[11]。这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先验性的更深层次的反对,它从根基上质疑了主体概念的自在性。

阿多诺所希望建立的新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统治与支配关系的新型关系类型。为此,他提出了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客体的中介作用来证明知识形成过程的客观性。并且,阿多诺直接将他的同一性批判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深刻的同一性——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他指出,旧式主客体关系中所发生的主体被颠倒成为客体的现象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人被颠倒成为物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其结果就是,人类主体被剥夺了自发性和主观能动性,被还原为对“被管理的现实”的维护。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历史经验主义,尤其是客体优先性的观点是为了恢复人类主体的自由和自发性。非同一性的离心力正是能够抵御同一性的强制同化作用的力量。

德勒兹和阿多诺的经验主义立场都表现在对主体的被建构性的强调上,但他们所分析的主体的条件却是不一样的。在德勒兹看来,主体性的先验基础才是发生学上的条件,而阿多诺则认为物

质条件和历史语境是更为根本的因素。这两者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他们对主体中心主义哲学的革新挑战了不仅在经验基础上解释世界的经典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和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对具体社会历史的批判进路。

[责任编辑 马文佳]

参考文献:

- [1] Deleuze, G. The Logic of Sense[M]. M. Lester,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 吴静. 先验的经验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 [3] Adorno, T. W. Negative Dialectics[M]. E. B. Ashton, Trans.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3.
- [4] Adorno, T. W., & Benjamin, W.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1928-1940. N. Walker, Trans. H. Lonitz (Ed.)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Adorno, T. W. Hege! : Three Studies [M]. S. W. Nicholsen,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 [6] Sherratt, Y. Adorno's Positive Dialect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 Adorno, T. W.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M]. H. W. Pickford.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 O'Connor, B.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 Philosoph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Rationality [M].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2004.
- [9] Nesbitt, N. The Expulsion of the Negative: Deleuze, Adorno, and the Ethics of Internal Difference [M]. Substance, 107, 2005.
- [10] 张亮. “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与阿多诺 [EB/OL]. <http://www.cul-studies.com/>.
- [11] [德]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From Object Priority to Subjectivity Becoming: Against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dorno and Deleuze as Empiricists

Wu J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Unlike classic empiricists like Locke and Hume, Deleuze and Adorno are not empiricist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y all refused to use any transcendent metaphysical concepts to structure knowledge and theories. They intend to advanc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oundaries and critiqu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object in the way of becoming analysis,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ternal critique. In this sense, it is not wrong to attribute their knowledge acquisition methods to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Such a theoretical position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ir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Adorno's object priority to Deleuze's becoming of subjectivity, two different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trends can be seen. 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many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Key words: subject; object; subjectivity; empiricism